清史稿/卷4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百八十九

清史稿
卷四百九十
作者：章鈺

卷四百九十一

列傳二百七十七

忠義四

張錫嶸王東槐曹楙堅等周玉衡王本梧陳宗元

明善覺羅豫立世焜徐榮許上達等郭沛霖王培榮

硃鈞錢貴升徐曾庾蕭翰慶黃輔相福格等

孔昭慈徐曉峰袁績懋楊夢岩鄧子垣羅萱

侯雲登黃鼎陳源兗瑞春鄂爾霍巴許承岳潘錦芳

廖宗元劉體舒李慶福等李保衡徐海等淡樹琪

褚汝航陳輝龍夏鑾儲玫躬李杏春硃善寶

莊裕崧萬年新易舉等

張錫嶸，字敬堂，安徽靈壁人。咸豐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四年，安徽巡撫袁甲三奏請總辦靈壁團練，授編修，記名御史。十年，命視學滇南。時回匪作亂，府縣多為賊踞。或勸乞疾，錫嶸毅然曰：「吾奉命之官，寧避賊耶？」叱馭不顧，竟到滇。省城被圍，幫辦防務。以丁母憂回籍。

曾國藩之徵捻也，駐軍臨淮，所部湘勇遣撤殆盡，僅存劉松山老湘營萬人，餘悉倚淮軍辦賊。淮軍新建平吳功，將領多自矜。國藩欲於淮北別募新營，使異軍蒼頭特起，備西北之用，而置將久難其選。值錫嶸服闋來謁，國藩大喜，密疏奏保治軍濠上，謂其誦法儒先，堅忍耐苦，足勝將帥之任。檄募敬字三營，隨湘軍戰守。時湖團有通捻者，國藩下令遷徙，錫嶸分別良莠，聯絡義圩。又以災賑日行泥淖中，圩民得蘇。

捻寇張總愚竄陝西，國藩調劉松山軍赴援，令錫嶸統三營與俱，至則解西安圍。復與賊戰於城西雨花寨，獨率百餘人衝擊，陷入賊陣，被十餘創而殞，時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日。贈侍講學士，賞世職。

初錫嶸居京時，日鈔書數十紙，雖盛暑不輟。祿薄，日常一餐，無一介乞助於人。著有孝經章句讀、硃子就正錄、孝經問答行於世。陝西巡撫劉蓉奏錫嶸死事，言：「自到營以來，嘗著草履，與士卒同甘苦。文學之臣，能堅苦自奮如此，臣實惜之！」家極寒，國藩賻三千金養其孤，漕運總督吳棠刻其遺書。

王東槐，字廕之，山東滕縣人。生穎異，父病危，命飢寒毋廢學。居喪哀毀，母以遺言勉之，乃忍痛致力群經。屢空，日與昆弟食一餅。道光十八年，聯捷進士，改翰林，散館授檢討。二十四年，轉江西道監察御史，奏劾山東玩盜官吏，得實，升戶科給事中。時議開礦益帑藏，已允行，東槐敬陳列聖封禁成訓，謂：「開採者，上非良吏，下非良民，請緩其令。」事竟寢。巡視北城，王府役車，橫行中逵，懲治不貸。廉獲巨猾曹七，治如律。

三十年，應文宗登極求言詔，奏言：「捐例一開，鹽商輒請捐數十萬，運庫墊發，分年扣還。覈其虧短，都不堪問。即如道光二十年兩淮清查案內，欠至四千三百餘萬，是鹽商捐輸者，掩耳盜鈴之術也。又官員捐輸，現任居多，所捐之項即庫款，所虧之項即捐

款。上年山東虧至一百四十餘萬，江、浙更甚，是現任官之捐輸，剜肉補瘡之術也。是事例不停，庫虧不止。若開礦之舉，臣曾疏陳不便，順天已停，而湘、贛等省試辦，驚擾百姓，利害莫測，則尤愈趨愈下也。查戶部歲入之數，四千四百餘萬，歲出之數，三千九百餘萬，經費本自餘裕。督撫整理有方，寇盜不作，則耗財者去一；邊防慎守，無生事以挑外患，則耗財者又去一；河防得要，長流順軌，不使更添別款，則耗財者又去一；州縣之官，斥貪墨，重清廉，陋規力裁，流攤永禁，則耗財者又去一。去此四害，而又罷不急之工，減無益之費，量入為出，而財患不足者，未之有也。」奉諭：「貴州仍令開採，餘省著督撫確查，果不便民，即奏停止。」左都御史王廣蔭舉東槐忠鯁，升內閣侍讀學士，旋授湖南衡州知府，陛辭，帝面諭云：「汝樸誠，故任外事。」未至，升福建興泉永道。

廈門濱海，俗又敝，東槐刊硃子試吏泉漳勸俗文揭於衢，傳誦多感發。屬縣蠹役、訟師，嚴鋤治，惟與學舍生徒講析道義，則溫然以和。海上番估好違約放恣，東槐戒毋逾尺寸，為國全大體，尤人所難。咸豐元年，調湖北鹽法道，未赴，署福建按察使。舉行保甲法，竭八晝夜，剖汀州互訐之訟。親歷南台、閩安各海口，相度形勢，於夷船往來之處設卡樓、築砲台、資防守。並令澳嶼漁戶盡編保甲，以清盜源。

二年，抵鹽法道任，捐備軍需，優敘。粵匪犯湖南省城，調防岳州，躬勵將帥，夜不解衣臥。剿臨湘縣土匪，獲首逆楊兆勝等。复奉調防蒲、通，丁母憂，奪情留武昌。提督博勒恭武棄岳州，東槐請於巡撫常大淳，全調城外兵勇，亟發庫藏勵士氣，尚可嬰城固守。巡撫吝賞，不能用。城陷，東槐偕妻蕭氏對縊死之，其女投井死，卹世職，謚文直。子四，均賜舉人。

同與此難者：湖北按察使曹楙堅，江蘇吳縣人。豪於詩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授主事，官科道時擒治妖道薛執中。江蘇巡撫創議南漕改折，上疏力言其不便，事遂寢。漢黃德道延志，武昌縣知縣何開泰。延志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何開泰，字梅生，安徽鳳陽人。道光三十年進士。

周玉衡，字器之，湖北荊門州人，本鍾祥王氏，依外祖週，遂從姓焉。嘉慶十二年舉人，道光四年，大挑知縣，發江西。署會昌、龍泉、大庾，除龍南，調贛縣。又署寧都、新建，遷義寧知州。湖北崇陽土匪滋事，以協防功擢知府。二十五年，授南康，調贛州。咸豐元年，粵匪起，又以防守毗連粵境地方功進道員。二年，授吉南贛寧道。時廣東土匪竄始興，玉衡飭守備任士魁等協剿，殲擒甚夥。三年，剿泰和竄匪失利，坐褫職留任。

以克復萬安、泰和、搜捕龍泉等處餘匪，援剿廣東南雄、韶州勞，復職。

五年，擢按察使，總理吉安軍務。時粵匪由湘入贛，連陷郡邑。玉衡子江寧布政司理問恩慶適奉差至，遂捐貲募勇，率恩慶領兵三千餘分路進剿。先後復安福、分宜。攻萬載，賊眾二萬拒官軍，玉衡身先士卒，奮勇鏖戰，恩慶繼之，斬馘無數。克萬載，軍威大振。賊由間道竄吉安，急率兵馳救，歷數十戰，斬馘數千。賊圍城月餘，糧盡，死守，援不至。地雷發，城陷，猶巷戰，手刃數賊，死之。恩慶亦遇害。

玉衡起家牧令，長聽斷，勤緝捕，有循聲。及身在戎行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故人思效命。卒，年六十有六。詔視布政使例賜卹，謚貞恪，賞世職，祠祀吉、南、贛三府。子恩慶贈知州銜，賞世職，詔祀荊門。穆宗御極，追念殉難　　諸臣，各賜祭一壇，玉衡與焉。玉衡第四子炎，知府。剿匪泰和，陣亡，贈太僕寺卿，亦賞世職。

王本梧，字鳳棲，浙江鄞縣人。道光六年，由拔貢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分兵部，進主事。遷員外郎，充軍機章京，擢河南道監察御史。奏言：「各省州縣設常平倉，出陳易新，備民間水旱之用。近年州縣乘出借名色，任意侵蝕，新舊交代，捏造冊籍。非以無為有，即折銀代穀。設遇荒歉，倉無顆粒。本年江西、湖北被水，皇上恩膏立沛，共撥銀百數十萬，兩省州縣未聞有碾動倉穀賑濟之處。若非州縣朦蔽轉報，掩飾虧空，何至臨事束手！請敕督撫將所屬倉儲若干，盤查足額，有缺照數買補。直隸、山東、河南等省，本年秋收豐稔，常平倉穀，正可及時採買。民間村鄉有原立義倉者，地方官為倡捐，曉喻紳士，踴躍樂輸，不必官為辦理，致胥吏之擾。」允行。尋掌京畿道，疏陳水師營務廢弛，請飭海疆督撫留意人材，力加整頓，條列六事，曰：戰船宜堅固，戰具宜精良，將弁宜激勸，兵丁宜振作，海岸宜防守，商船宜護送。帝納其言。俸滿，截取知府。

咸豐元年，授江西吉安府。時吉安戒嚴，飭屬團練為備。郴州陷，賊氛逼，籌防益力。三年，賊竄撲南昌，本梧率兵馳援。七月，泰和匪起，聞警折回。偕贛南道周玉衡先後赴剿，行抵倉背嶺，賊直撲吉安。本梧退保郡城，坐褫職留任。賊攻城急，本梧激勵兵勇，登陴固守，相持五晝夜。賊麕集城外，肆焚掠，本梧憤甚，身先士卒，出城迎擊。斃賊百餘，俘十餘人。守備岳殿卿擁兵城內不援。中賊計，兵潰，勢孤力竭，猶手刃數賊，死之。贈道銜，賞世職，祠祀吉安。

陳宗元，字保之，江蘇吳江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吏部主事，歷郎中。咸豐二年，俸滿用知府。三年，記名以道府用，授江西吉安府。吉安當往來之衝，先嘗被陷，宗元至，

疆吏以西南保障委之。五年九月，粵匪陷永新、安福，圖犯吉安，宗元力籌堵剿。會按察使周玉衡率兵至，遂同克復二縣，賊竄逸。

十一月，賊自袁州、臨江回竄，別隊更自泰和來犯，號稱五六萬。城中練勇及玉衡所部僅千人，紳民大懼，宗元慰勉之，分兵守要隘。越六日，賊至，撲城。宗元燃砲轟之，賊少卻，知無外援，築長圍，日夜攻撲。宗元語玉衡及諸僚佐曰：「事急矣！非戰無以為守。」會夜風雨大作，開城出擊，毀賊營數座，殺千人，奪旗幟無算。賊恨之，攻益力，屢用梯衝、地道，俱不得逞。

相持半月，城中糧且盡，宗元週巡慰勞，勉以大義，婦孺感憤有泣者。十二月，宗元出與賊戰，身被數創，血至足，屹不為動。城有缺口，宗元督勇填垛，行少疾，失足，自雉堞顛，折左股。蹩躠复上，若無所苦。遣使間道赴省告急，先後十八次，並繪援兵繞道地圖，卒不應。六年正月，逆首石達開遣糾內應之賊，宗元屏左右，面與約，縱之。翌日，賊果偪東門，而宗元命發空槍，賊遂放膽，蟻附城下。宗元突鳴鼓角，槍彈矢石並下，賊不及退，死四五千人。

越兩日，賊復大至，宗元偕玉衡及僚佐分門御之，方馳至東門指揮城守，而西城地雷發，裂數丈，賊蜂擁入，玉衡被戕，城陷。宗元率子世濟揮刀巷戰，與吉安通判王保庸、廬陵知縣楊曉昀等，同時遇害。賊銜宗元深，割宗元父子首，懸東門城樓。計與賊相持者六十五日。其族父陳鈺，姻親週以衡，幕友李鴻鈞、硃芬、硃華、楊福鬯、葉廷樑、蔣志澐及家丁王杞、王慶，並兵勇等四十餘人俱殉焉。宗元照道員例賜卹，予謚武烈。

世濟，監生。城陷之前，宗元遣赴省，囑曰：「此間旦晚不保，汝得我問，即奉母挈弟妹歸奉大母，俱死無益。」世濟既受命，已而復返城，城閉不得入，繞城號哭，乃緣而登之。自此寸步不離父側，遇難時年二十一。

明善，字韞田，富察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父昌宜泰，河南開封知府，以濬賈魯河有功於民，祀名宦祠。明善由筆帖式歷步軍統領、郎中。道光中，出為湖北荊州知府，輸金修萬城堤。繼水災，沿江郡縣皆患潦，荊州獨以堤固得安，眾皆德之。尋調武昌。咸豐二年，粵寇至，登陴助防守，勢不支，城陷，率眾巷戰死。卹如製。妾葉，聞訃自經死。

覺羅豫立，字粒民，隸滿洲鑲藍旗。由戶部筆帖式歷員外郎。道光二十九年，出為江蘇鎮江知府，寬惠有恩，尤重甄拔人才。每遇府試及課書院日，坐堂皇，手自甲乙，至夜

不輟，所取多知名士。咸豐三年，以失守府城褫職，仍留治軍需。七年，克鎮江，復原官。十年，浙江巡撫王有齡調總糧台。

十一年，賊攻省城，豫立偕府縣官籌戰守，城垂陷，豫立督親軍開城決戰，刃及其膚，屹立不動。悍賊以砲擊之，中額死。閩浙總督左宗棠奏請優恤，並祀昭忠祠。豫立工書，善行草，嘗集顏真卿多寶塔字，作詩數十首勒石，論者謂其人其字皆無愧真卿雲。

世焜，字顯侯，佚其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初任江蘇常州知府，以愛民稱。咸豐四年，調揚州，當賊亂後，市井蕭然。世焜至，闢草萊，招流亡，還定安集之，民氣少蘇。官廨已毀，借蔣氏園，顏其廳事曰三十六桂軒而為之記，曰：「百物凋殘，此桂獨盛，原吾民復蘇，欣欣向榮，亦如此也。」明年，賊复渡江至，世焜知城不能守，誓死不去，率鄉兵二百人登城，城破，巷戰被執，勸之降，世焜紿以先釋難民然後可，俟民去遠，遽自刎死。

徐榮，字鐵生，漢軍正黃旗人，廣州駐防。道光十六年進士，以知縣發浙江。歷權遂昌、嘉興等縣，杭州理事同知。授臨安，升玉環廳同知。保知府，權溫州府事，招降洋盜莊通等二百餘人，授紹興府。咸豐三年，調杭州，並護杭嘉湖道，創議海運章程。時臨安、昌化、於潛土匪趙四喜等謀不軌，榮督兵剿滅之。四年，粵匪竄徽州，浙撫黃宗漢以皖南新隸浙江，中旨亦以「保徽即以保浙」為言，奏派榮督辦徽防。榮扶疾至防，親至箬嶺，開壕遏賊，增設天心洞防勇。七月，勦賊櫸根嶺，斃賊二百餘名。隨諸將克建德、東流兩縣，复敗賊堯渡。十一月，移駐祁門，遍諭居民團練設防，共相保衛。以糧運難繼，撤兵回浙。安徽學政沈祖懋以徽防緊要，奏請留辦。五年正月，升福建汀漳龍道。

先是粵匪沿江上竄，由石埭之流離、霧露兩嶺分竄羊棧嶺，入踞黟縣。時榮尚未赴任，即率師往漁亭防剿。二月，連敗賊，殲二百餘。嗣賊眾紛至，援兵未集，榮率其子慮善與署嚴州同知裕英等出戰，身受刀矛重傷，歿於陣，年六十有四。用正三品例賜卹，於漁亭建專祠，以同時殉難之都司許上達、歙縣知縣廉驥元、候補按察司知事張穎濱及陣亡各員弁附祀。妾伍，迎喪回寓殉難，亦予旌表。

榮律己甚嚴，恆以「行無悔事，讀有用書」二語自勗。守杭時，以時局多警，命鑿井署中，語家人曰：「此即古人止水亭也。有變，吾即死此！」卒踐其言，以勦賊而亡。

郭沛霖，字仲霽，湖北蘄水人。少年即以經濟自負。道光十六年進士，改翰林，授編修，

累遷左贊善，記名道府用。官翰詹時，講求河務，時各衙門保送河工人員，沛霖與焉。既抵工，諮詢詳盡，謂治河宜識土性，宜合者合，宜分者分。因勢利導，則不為害而為利。檄管豐工兼引河工程，昕夕在工，與弁卒雜作。凡佔數之增減，松纜之尺寸，極微極瑣之事，無不斟酌至當。力主引河寬深，俾掣大溜，濬下游安東二塘、雲梯關、老鸛河等處，先修決口上下之險工，全啟各閘洞，以分水勢。緩進占，緩合龍，以期步步追壓到底，為一勞永逸之計。議不盡用。

咸豐三年，以道員留南河，尋署兩淮鹽運使，授江蘇淮揚道，仍兼署鹽運使。時淮南引鹽道梗，鹽場尚完善，詔兩江總督怡良飭沛霖移駐通、泰適中之地，悉心經畫。沛霖遂駐泰州，督銷引鹽。

六年，賊再陷揚州，泰州戒嚴，沛霖募勇五百，集城、鄉團勇二萬，督屬籌防。建議請江蘇布政使雷以諴移駐灣頭，防賊北竄。幫辦軍務詹事府少詹事翁同書移駐瓦窯鋪，為自守有餘、進攻亦便之策，揚城旋复。淮南旱，沛霖請留淮北折價洎畫提甲寅綱協貼，撫卹各場。招徠殷戶殷灶，赴盱眙等處買米麥平糶。七年，奏派督辦裡下河七州縣及通、海二州團練。時江陰靖江水勇經費無出，有議設卡江北各港令自行抽釐者，沛霖力陳其弊，事遂寢。有以淮南稅課造報不實聞者，詔毋庸署理運司，令總督何桂清等查參，以新任未即至，暫緩交卸。

先是淮南之旱也，言者請堵八壩資灌溉，命桂清等詳查酌辦。沛霖力言：「下河七州縣眾水所歸，潦者其常，旱者其偶。上年東南數省大旱，下河盡涸，此數十年一見，不可以常理論也。然如高、寶兩邑，近居運河堤下，並未成災，而田產稻米，猶能以其餘接濟鄰境。咸豐三年，前大臣琦善統兵至揚，盡啟八壩，餘悉緩堵，以為設險禦防之計。是年十一月，揚州東路兵潰，六年三月，逆賊复陷揚州，終不敢越灣頭、萬福橋一步，是未堵各壩足以扼賊之明效大驗。今日賊氛未熄，民力已殫，與其糜無益之費以病民，曷若留可守之險以防寇？現在大兵環攻瓜鎮，奔竄可虞，正　　宜留八壩以扼逆賊北竄之路。」桂清據以覆奏，詔從之。

桂清等旋以查明淮南稅課無以多報少情事上聞，九月，偕江寧布政使楊能格辦揚州東路團防，自募勇千二百人駐仙女鎮，與毛三元、三岔河營策應。十一月，隨大軍克瓜洲、鎮江，桂清飭沛霖移駐揚州籌善後。八年八月，偽英王陳玉成攻陷浦口，天長，儀徵相繼陷，賊大股徑趨揚州。沛霖督眾迎剿，力不足，遂渡河至仙女鎮，招集潰卒，促援兵為復城計。適提督張國樑渡江來援，沛霖率兵助之，揚州尋复。大臣德興阿劾沛霖先期

逃避，詔褫職查辦。又以沛霖專辦揚州善後，與尋常兼轄不同，仍敕刑部擬罪。嗣允大臣勝保、巡撫翁同書疏調，準發安徽充定遠大營總文案。捻逆數万來攻，偕知縣周佩濂嬰城固守。賊圍數匝，適已革副將盧又熊援兵至，夾擊大捷。

九年六月，捻匪張潞又糾陳玉成眾數十萬再攻定遠，沛霖分守小東門，又熊以賊眾兵單拔營去。總兵惠成出戰不利，沛霖督眾嚴守八晝夜。十八日，力憊回寓，齧指血書「正大光明自盡」六字於壁，复乘馬出，提刀巷戰。賊四面縱火，悍賊從後刺之，傷足墜馬，陣亡。事聞，復原官，卹世職。尋俞定遠士民請，建專祠。沛霖服膺崑山顧炎武之學，兼通術數。嘗言歲在甲子，金陵當復，並自知死難年月。著有日知堂集等書。

時同守定遠者，為候補知縣王培榮。培榮，湖北羅田人。嘗在籍與舉人熊五緯練團剿蘄水土匪，五緯戰死，培榮中二十七創，不退，卒复蘄水縣城。與沛霖同時殉難，屍失，家人即以從前所遺中創血衣葬之。

硃鈞，字筱滬，浙江海寧州人。由廩貢生捐同知，發江蘇，歷辦海運出力，獎擢知府。咸豐七年，奏補蘇州府。十年，護理按察使。時粵匪犯浙江，吳中大震。鈞募勇團練，嚴詰姦究，人心少定。四月，賊由常州猝逼蘇省，鈞晝夜登陴，誓以身殉，而外無援兵，知事已去，乃先令居民遷避。城陷，率眾巷戰，身受數十創，力竭，投井自盡。卹贈太常寺卿，給世職。後以鈞在官多善政，建祠蘇州。

把總錢貴升，元和人。故業織，入貲竄名尺籍中，檄守婁門。賊破閶門入，貴升未知也，遇二賊城壕，尚衣冠詰之。賊訶之降，拔佩刀斫一賊，賊群至，亂斫死。從者甚長張義，同與於難。

時江蘇巡撫徐有壬既殉節，其族弟名曾庾，字裕齋，道光舉人。官工部，來寓巡撫署。建議請兵居城外，民守城內，有壬不能用。城垂陷，有壬促曾庾出避，慨然曰：「兄能死忠，弟獨不能死義耶？況弟亦曾忝一官者耶？」自經死。

蕭翰慶，字黼臣，湖南清泉人。咸豐元年，從都司徐大醇討賊廣西。大醇死綏，翰慶冒險扶櫬返。三年，侍郎曾國藩治水師，翰慶投效營中，屢敘至千總。四年夏，爭紅旗報岳州捷，國藩奇其文雅，詢為讀書士，改敘從九品。以隨剿粵匪功，屢擢至直州判。七年，武昌克復，超晉知府，隨提督楊載福等克九江。鄂督官文疏留鄂省，統帶龍坪以上至漢口水師。九年正月，會陸師援湖南，時賊首石達開自江西道郴、桂圍永州，水師抵

祁陽，沿江皆賊壘。翰慶躬入小河，乘舢板督戰，平之。總兵週寬世與賊戰長葉嶺，水師夾擊之，賊大敗。詔以道員記名簡放。

十年，浙撫羅遵殿奏調楚軍援浙，翰慶與遵殿子忠祐有舊，遂請行。倉猝無現兵，得唐訓方舊部訓字營四千人，益以降卒二千馳赴之。抵皖，而杭州已陷。時左都御史張芾方治徽、寧防務，留翰慶辦賊。攻石埭、太平，克之。方進攻池州，而常州促援，乃分降卒圍池，自帥訓字六營、親兵三營行。途次聞湖州被圍　　，乃改援湖，以湖州為皖、浙咽喉，棄之，則兩浙潰爛。行抵禮義橋，悍賊突出截橋，戰勝之。日暮大雨，所部持仗立風雨中。平旦啟行，距湖州四十里，甫半，賊大至，且戰且進，抵同心橋，賊來愈眾，圍數重。參將吳修考、鄧茂先戰死，翰慶血戰良久，力竭死之，年三十有四，諡壯節。

黃輔相，字斗南，貴州貴築人。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用知縣，分廣西。權陸川、博白縣事，以捕盜著能聲。江南提督張國樑者，原名嘉祥，本盜魁也，糾黨寇博白，勢張甚。輔相率練敗之，獲其酋。三十年，權橫州知州。時南寧各州縣盜賊蜂起，輔相招降數股，以賊攻賊計走之。巨盜王斌，號九江三者，與其弟九江四大舉入橫之陶圩，輔相調團勇，會提督向榮合力兜擊，擒九江三兄弟，斃賊三千有奇。博合圩附近十餘村，賊蟻聚，民多從逆者。輔相聲言閱團，召諸生閔麟書等語之曰：「官不能除害，是屍位也；紳不能衛鄉，是虛生也。爾等豈無意乎？」因泣。諸生皆泣，誓殲賊。

咸豐元年二月，輔相從十餘騎至那陽，麟書等以團勇八千一夕至，圍陳山，賊遁獨竹，背倚高山。率死士攀藤下，火其巢，擒斬甚眾。餘黨竄上石，地險，不利仰攻，堅守困之。賊糧盡，突圍出，追擊之，先後殪賊數千。初，賊酋之降也，輔相察其詐，陽與羈縻。至是陰遣諸生殺之，橫境以安。以出奇制勝，擢直隸州知州，旋授鎮安府知府。五月，賊糾眾撲州城，麕集南岸，輔相密令諸團分扼水陸要隘，遣子韶年率練伏村東。夜半，以火具自大道攻入，別遣勁卒五百由小路抄襲，賊奔潰，斃無算。餘匪躍入舟，守者截而焚之，悍賊數千無漏網者。橫州肅清，賞花翎，並賞韶年六品翎頂。十二月，改權南寧，兼權左江道。

二年春，艇匪自梧州連陷桂平、貴縣，圖犯左江，輔相率四百人馳抵橫州，斬其先鋒，賊震懾不敢入境。勇目潘其泰與土賊有隙，賊假殺其泰名攻南寧，輔相堅守百五十日。城中糧垂盡，毀銅錫器為砲子，力戰，圍解。四年秋，權右江道，以巡撫勞崇光薦進道員。

五年，廣東賊李文茂圍潯州，犯武宣，署知縣硃爾輔以滷灘為北河要隘，自督兵屯守，乞濟師。崇光檄輔相統水師駐武宣之碧灘，與滷灘犄角。賊分水陸來撲，迎戰屢勝，艇賊何松亭率黨就撫。八月，文茂陷潯州，屢攻滷灘，擊退之。

六年二月，以餉絀撤滷灘防兵，賊麕至，糧盡援絕，勢岌岌。輔相連牒布政使乞餉，不報。复遺書桂林守李承恩，瀝陳四難四易，使聞於巡撫，有「力竭心殫，惟以一死報國」之語。未幾，兵士果以飢譁，賊黨潛結土匪內應，開城納賊。輔相督外委吳錦蘭等巷戰，格殺數十人，賊乘夜冒雨大至，署潯州營副將福格暨錦蘭皆死之。輔相受創被執，絕粒罵賊，仰藥死，賊棄屍於江。輔相才略足辦賊，時有旨調引見，而殉難事聞，賜卹如例。

孔昭慈，字云鶴，山東曲阜人，至聖七十一代裔孫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授廣東饒平縣知縣。憂歸，服闋，發福建，署莆田、沙縣。攝興化通判，授古田縣。二十八年，調閩縣，進邵武同知，移台灣鹿港。時南北匪徒洪恭等陷鳳山，知縣王廷幹、高鴻飛相繼死，郡城岌岌不保。昭慈聞警，航海赴援，協力守禦，殲擒甚眾。咸豐四年，擢台灣府知府，督捕餘孽，次第蕩平。進道員，備兵台、澎，加按察使銜，兼督學政，以助餉加二品銜。在台五年，威信大著，外裔內番悉畏服。

同治元年，彰化亂民戴萬生等糾眾結會謀亂。昭慈偵知，督兵馳抵彰化，部署未定，變起倉卒，城陷，巷戰，力竭不支，殉節文廟先聖前。

昭慈為政，興利剔弊，不遺餘力。莆田俗好鬥，推誠諭禁，勸以懲忿保身，治正兇不少貸，民憚法罷斗。邑多孔氏寄籍，為創立義學。沙縣土利藝茶，少耕植，遊民競逐末，暇則事攘奪。為拔茶禁之，而農桑始興，至今利賴。所至停採買，革津貼，捐粟平糶，多損己益民。尤愛才，重林文察材略，白其復父仇可宥而薦之，殺賊立功，官至提督。治盜嚴明，誅止其魁，盜之良者，或重其賢而避之。歿後，匪為斂殯歸喪，愧歎曰：「吾輩負孔使君矣！」卒，年六十八，卹世職，諡剛介，於立功地方建祠。

徐曉峰，江蘇東台人。初由供事隨工部侍郎呂賢基剿辦安徽捻匪，獎六品頂帶。旋署蒙城縣知縣，有惠政。時潁州府捻氛不靖，給事中袁甲三檄曉峰剿辦，先後獲其酋馬文俊、鄧大俊、馬在隴、馬九、陳建中等。餘匪麕聚阜、亳交界，复擒捻首李致文於陣。剿匪渦河，匪眾鳧水來撲，曉峰領隊堵截，賊砲從馬腹過，馬驚蹶，頸背皆傷，复上馬截擊賊渡河者，殲焉。

粵匪撲潁州府城，甲三復檄曉峰赴援，御之南岸河上，殲匪毀船。匪於滁州駐馬河紮營為久踞計。曉峰改裝潛探，隨按察使恩錫分三路進剿，毀賊營三座。竄林母圩，复偕都司劉鶴翔等剿敗之。又隨廬鳳道張光第追剿粵匪於高旺街，賊潰，追敗之。烏江賊分隊襲後路，於大雨中麾眾痛擊，擒偽司馬等五人。匪由江寧鎮下竄，陣斬偽佑天侯富姓、偽右四丞尉張盛林等。

咸豐七年，亳州捻匪劉老淵等竄擾李八莊等處，曉峰督兵攻剿，斃賊百餘，生擒三十餘人。攻破宗圩匪巢，鄧圩賊內訌，被脅男婦閉門乞命，縛匪首李寅、悍賊劉破頭等三十五人。姚圩賊二百餘人亦降，遂平兩圩。著名巨賊，悉數　　就誅。王圩捻匪复踞河抗拒，曉峰乘夜進攻，難民內應，遂擒匪首王紹堂。乘勝收復東面七圩，宿州以南，一律肅清。五六年間，曉峰於剿辦捻、粵各匪，戰功獨著。由知縣歷保知府，至是擢道員，記名簡放。旋授福建汀漳龍道，同治元年，赴任。

三年二月，檄署按察使，督全省軍務，守延平。粵匪餘孽竄粵，閩防解嚴，七月，還漳州道任。賊復由粵竄閩，守漳者僅練勇二百五十人，賊遂勾結土匪攻城。無備無援，九月十四日城陷，曉峰被執，死之。妻王氏聞城破，知曉峰必死，先絞其女，亦自經。卹贈內閣學士銜，給騎都尉世職，復以「曉峰從戎豫、皖由軍功洊升監司，自軍營回任，甫及旬餘，倉猝被害，最為慘烈。妻女皆以身殉。忠孝節烈，萃於一門」褒之，於死所建專祠。

曉峰初從甲三軍，與馬新貽同幕，新貽謂曉峰殺氣滿面，目光灼灼射人，終當以義烈見。及被賊執，備受凌虐，叱跪不跪，勸降不降，書其禁錮壁間有云：「壯志未酬，君恩莫補。取義成仁，臣心千古。」又絕命辭二章。尋予謚剛毅。

袁績懋，字厚安，順天宛平人，原籍江蘇陽湖。父俊，道光九年進士，官河南知縣。績懋，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以一甲二名授編修，散館改主事，分刑部。旋丁父艱，服闋，授例以道員赴閩。時漳、泉初下，好事者欲多殺以邀功，而清查叛產，尤多誣陷，人心洶洶，將復叛。總督慶端檄績懋往治其事，至則集眾於庭，取叛冊焚之，脅從者皆獲免，人情大安。皆曰：「使君活我！」事竣，委赴延平府會辦軍事，即令署延建邵道。

粵匪時竄邵武，勢張甚，績懋親督軍士，夜撲賊營，賊驚潰，追斬悍酋數名。賊大憤，鳩眾出僊道陡截之。我軍既寡，又軍實未備，戰不支，乃退守順昌。防軍僅數百名，相

持月餘。有勸之棄順昌、守延平者，績懋以：「順昌為省垣屏蔽。順昌不守，則賊長驅直逼省城，大勢去矣！且數万生靈，視我進退為存亡，敢輕去耶？」於是守益堅，賊不得逞，乃潛隧城，實火藥，地道發，城陷，賊蜂擁進。績懋知事去，躬率死士戰西門，連刃數賊，賊以騎突之，僕地，引刀自殺，刺不及，賊執而去，刃亂下，醢而死。時咸豐八年九月十二日也。事聞，優恤，贈按察使，入祀京師及陣亡地方昭忠祠，世襲騎都尉。嗣常州、順昌奉特旨建專祠，追謚文節。子學昌，官至湖南提法使。

績懋性通敏，書過目輒成誦，號稱淹雅。著有諸經質疑十二卷，通鑑正誤十卷，漢碑篆額考異二卷，味梅齋詩草四卷。

楊夢岩，湖南鳳凰廳人。諸生。入田興恕幕。咸豐六年，興恕率虎威軍援江西，勇果名天下，夢岩實贊助之。累功由縣丞擢同知。興恕奉命援黔，以夢岩綜理營務。時苗酋楊龍台煽惑諸苗，出沒不時，以思南、石阡為尤甚。夢岩與田興奇、沈宏富等焚剿之。會夢岩晉保道員，遂自領一軍扼守思南。

同治元年正月，石阡賊來攻，與副將吳通才犄角扼守，會援至，賊敗走。二月，夢岩帥師次浮橋，賊分道來攻，通才戰死，夢岩極力鏖戰，賊卒敗走。三月六日，賊復數倍來攻，更番迭進，累日夜不休，營忽陷。夢岩奮臂大呼，持矛入賊陣，刺殺數人，身受十九傷，力竭死之。照布政使例賜卹，於思南及原籍建專祠。

鄧子垣，字星階，湖南新寧人。咸豐初，以諸生從同邑劉長佑勦賊江西臨江、撫州、新城，與湖南永州、寶慶，皆有功，累保知縣。石達開走貴州，竄廣西，還窺義寧，子垣與參將江忠朝自武岡趨扼全州，為東安、零陵等屬屏蔽。賊由靈川渡河竄楊梅坪，又偕忠朝壁界首。賊掠道州、永明、江華而東，自藍山趨桂陽、宜章，又從江忠義轉戰數百里，殺賊殆逾萬。忠義病歸，子垣與忠朝代領其眾。十一年，貴州銅仁、石阡、思州、松桃、天柱、工卩水賊窺湖南，檄子垣赴黔會剿，同治元　　年，屢破之，晉知府。复檄援廣西，攻桂嶺賊巢，環擊三時，毀其砲台，擒斬甚眾。賊黨廖永賢懼，原輸誠為內應，官軍分薄內壕，擲火焚燒，永賢開西閘納軍，遂克桂嶺要隘。進搗蓮塘賊壘，逆首張高友、陳士養　　恃險抗拒。懸重賞，募死士，潛由內貨村僻徑，捫蘿攀葛出賊背，破其西柵。翼日復進攻，悍賊由山澗奪路奔，督軍截擊，斬張、陳兩賊，擒殲及墜岩死者無算，餘眾乞降。蓮塘平，以道員侭先選用。

三年，粵賊竄江西，陷新城，子垣會諸軍破走之，新城复。巡撫沈葆楨以捷聞，命以道

員留江西。時賊分踞金谿、東鄉、宜黃、崇仁、南豐各城，而崇仁之賊尤悍，增壘城外，為負嵎計。子垣張兩翼橫沖之，城外賊潰，竄潘橋、秀才埠。城賊出犯，再擊敗之，直逼崇仁城下。賊聚悍黨許灣，遙為聲援，提督鮑超破之。子垣乘勢复崇仁，賜勇號。

五年冬，率精捷營助剿貴州苗匪，駐軍工卩水，會攻頗洞老巢。寨頭苗黨數万來援，逆擊敗之，徑搗頗洞，山高寨險，不能下。選趫捷精勇，攜藥踰嶺，入巢縱火，自督軍登山猛攻，斃苗數千，山谷皆平，遂克頗洞。疊破甘林、杉木等屯，由記名岩直趨茂林坡，盡毀碉卡，追擊至傳水寨，赭其巢。黎平、靖州肅清。以糧運不繼，壁清溪。時按察使黃潤昌率軍來會，分餉哺之，約進攻。八年正月，破文德關兩路口各隘，師益進，合攻鎮遠府、衛兩城，克之。連破牙溪、田壩、黃蠟坡等三十餘屯。潤昌欲乘勝由東路疾攻，命營務處羅萱，偕子垣馳謁布政使席寶田請濟師，寶田遣提督榮維善助之。三月，進規施秉，逆酋包大肚據巢死守，力戰，斃苗千餘，拔施秉。复破白洗等寨，進圖黃平。

黃平州，滇、黔孔道也，蜀兵援黔，輒為所阻。潤昌議通此道，時維善軍戰久，疲，請休息，萱亦以苗眾道險勸留屯，潤昌不可，師遂進。道出黃飄山，中伏，子垣盪決數十次，地險，不能出，中砲死之，諸軍皆敗。語具榮維善、黃潤昌傳。優詔賜卹，原籍及死事地方建專祠，謚壯毅。

羅萱，字伯宜，湖南湘潭人。父汝懷，芷江學訓導，著有湖南褒忠錄。萱少警悟，工詩、善書。弱冠為諸生，總督賀長齡、教諭鄧顯鶴咸器之。咸豐元年，粵賊犯湖南，萱倡鄉團，習技擊。四年，曾國藩帥水師東下，闢掌書記，貽書極推重。從克武漢田家鎮，敘訓導。國藩進圖九江，水師失利，萱僅以身免。國藩重整水師，屯南康，皆策馬相從，調護諸將，各當其意。六年，石達開陷瑞、臨、袁、吉、撫、建諸郡，省垣孤懸，萱從國藩單舸赴南昌，達開稍引去。國藩檄萱領江軍三千人攻建昌，复檄助攻撫州，合攻瑞州。破沿途賊卡，擊走靖安、奉新守隘賊。當是時，城賊數万日伺隙，九江賊复率二萬來援，萱與劉騰鴻等堅壘嚴陣以待，八戰皆捷，江西軍始振。論功擢知縣。騰鴻喜攻堅，萱引孫子書戒之，不聽。騰鴻克瑞，竟以創死。

假歸，湘撫駱秉章檄治團練，粵撫郭嵩燾囑創水師，皆不肯久留。自以文士，不欲棄科舉，屢應省試，卒不遇，益肆力於學。尋與知府劉德謙領威信軍防郴，會霆軍叛勇掠茶、攸間，萱與德謙敗之，遁入粵。進屯樂昌，當事命增募一營，號威震軍。賊平，累功晉同知。按察使黃潤昌奉檄統萬人援黔，潤昌與萱同邑，邀與俱。萱綜文案，兼營務處。每晝出領隊，夜歸削牘，以克鎮遠府、衛二城功，遷知府。進規施秉，連戰皆捷。黃平

之敗，與文武將領十八人同死之。卹贈太常寺卿，附祀黃潤昌祠。

萱性澹泊，從軍十數年，不圖仕進，而耽學弗倦。著有儀鄭堂文箋註二卷，粵遊日記一卷，蓼花齋詩詞四卷。

侯雲登，河南商丘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由內閣中書洊升刑部郎中。咸豐六年，補江南道監察御史。奏言：「皖、豫接壤，向有捻匪，自粵匪北竄蒙、亳，捻匪乘之蜂起。捻首張洛行更句結蘇添福等，合為一股，所過荼毒，蒙、亳迤北，歸德以東，數百里幾無人煙。一誤於張維翰，而永夏受困，馬牧被焚；再誤於武隆額，而賊擾掠歸、陳。武隆額雖撤歸巡撫英桂調遣，並張維翰迄今未聞撤參，且其營勇，多雜匪類。今邱聯恩軍亦潰敗，歸德決河未堵，防備棼難。儻捻匪逾河而北，句結東省災民，其患甚大。查匪逾十萬，擾及四省，惟賴兵力兜剿，而調集需時。莫若以勇濟兵，請於皖、汴、蘇、魯接壤之區，設立勇營，簡員督辦。本年二月間，命已革左副都御史袁甲三隨同英桂剿辦捻匪，請即加以卿銜，責令募勇。其於勸約鄉團、捐辦勇糧，必能悉心籌畫，次第舉行。擬辦法四條：一，酌保文武，勸懲悉照軍營之法；一，審度地勢，擇要安營，與官兵互相策應，遏賊北竄；一，急籌糧餉，請先由糧台撥給，並四省就近州縣動項奏撥，仍勸捐以資接濟；一，明定賞罰，認真訓練，以嚴紀律。」等語。疏入，朝廷頗韙其議。

九年，掌京畿道事務，授給事中。又言：「捻匪蹂躪豫境二十餘州縣，仍分股四出焚掠，擾及直、東邊境。雖有關保、博崇武等軍，兵力過單，馬隊未能精壯。儻賊再蔓延，非獨豫省全局不保，直、東亦防不及防。救急之法，惟有直、東兩省防兵並力進剿，並請催副都統巴揚阿將所帶馬隊赴豫，與關保合軍剿辦。並請令副都統德楞額統軍由歸德探賊剿擊，必可制勝。再東明、長垣已無匪踪，請令直督將所派東明、長垣之兵，出境協剿，以壯聲威。豫省肅清，直、東南路，不待設防，均可無虞矣。」十年，授甘肅寧夏道，同治元年，陝回倡亂，靈州被圍，佐領富隆阿援軍戰失利，雲登督兵勇進剿，斬馘無算，圍立解。護督恩麟上其功，加按察使銜，賞花翎。

時寧夏令彭慶章屢請散團，雲登以回性險詐止之。恩麟檄雲登開城納降，慶章暗為回匪內應，變猝起，雲登率兵巷戰，被執不屈，死之。子錫田同遇害。

黃鼎，字彝封，四川崇慶州人。以諸生倡辦團練。同治元年，粵匪犯敘永廳，鼎率所部，佐官軍擊破之，敘功授教諭。二年，復新寧。松潘番亂，總督駱秉章檄鼎募蜀中驍勇士，得五百人，為蜀軍彝字營。會四川布政使劉蓉巡撫陝西，檄鼎以所部從。時粵寇擾漢中，

偽啟王梁成富據南鄭，分兵陷諸州縣，且東侵興安境。鼎會陝軍分道討擊，盡复諸城邑。

三年二月，漢中土寇曹燦章召滇賊藍朝柱自川北進犯陝南，前鋒至松花坪，將越秦嶺而北。檄鼎率所部邀擊，遇賊七里溝，大破之，轉戰八十餘裡，擒斬殆盡。是役也，鼎所將才千人，破悍賊數万，號奇捷。朝柱黨悉平。四月，破燦章於八里坪，獲之。

梁成富南寇襄樊不利，引而北入興安境，山南三郡悉戒嚴。鼎聞警，自漢中東援，而賊已出山，焚掠鄠縣，遂渡渭而北。鼎率師沿渭追擊，賊不得逞。是時蜀寇西北犯階、秦，謀出山窺蘭、鞏，秉章急召鼎屯畢口。四年正月，大會諸軍，進師階州，力戰抵城下，督軍以地雷轟城，諸軍填壕樹梯而上，斬偽昭武王蔡昌榮於陣，賊乞降，遂復階州。

十二月，蓉合諸軍三十餘營，與捻首張總愚戰於滻橋，鼎以所部橫貫賊陣，殲斃甚眾。會天大雪，藥繩皆濕，軍士殭凍，賊突以萬騎穿湘軍陣，統將蕭德揚兄弟三人皆戰死，軍大潰。鼎以千人憑原為異軍，湘軍既熸，賊悉萃於鼎，圍之數十重。夜三鼓，賊少疲，鼎乃結圜陣，騎兵居中，步卒環外，以矛護槍，力戰，突出。鄉晨，賊傅城東關，意鼎已沒，忽睹彝字旗，大驚。鼎麾軍迎戰，敗之，賊始退。是役也，微鼎，西安城幾危。

六年四月，敗賊於大荔、朝邑，捻寇稍衰，而叛回复熾，犯鳳翔，遊騎及省城西郊。鼎移師進擊，累破之，斬偽元帥一。賊東走，據富平張家堡，鼎追擊，夜襲其壘，斬馘無算。賊由臨津南渡渭，覬入南山，鼎悉力拒之，賊不得西。十月，會諸軍追賊至三原，旋移援汧陽，率步將韋佔雄、徐佔彪等先登陷陣，大破賊黃里鋪，追擊至五里坡，又敗之。

七年，賊竄甘肅之靈臺，犯涇州，西安迤西，汧、隴、乾、邠間，無慮皆為賊據。鼎率所部為游擊軍，隨賊上下，相持數月，大小數十戰，累克堅巢。甘賊與陝回合，悉眾來犯，鼎復大破之。鼎以戰功由教諭累擢至陝西道員，賞二品頂戴，　　兩賞巴圖魯勇號，至是授陝西陝安道，未之任。

八年，回酋陳林等糾大眾來犯，鼎率所部嚴陣以待，賊不得進，譟而走。鼎追擊十數里，涇、慶賊悉平。初鼎督涇州賑，撫屯田，廣為招徠。至是涇州得民屯十三萬畝有奇，營屯五千有奇，鎮原得民屯十三萬有奇，平涼、崇信各有差，軍益饒富。甘肅土寇張貴為亂，鼎一鼓平之。

左宗棠會諸軍進攻金積堡，堡，回酋馬化隆偽都也。化隆遣將據固原，抗大軍，鼎大破之，復其城。賊走狄道、河州，复擊敗之。捷聞，賞內府珍物。九年，金積堡未下，湘軍大將劉松山新戰歿，軍事方棘，宗棠檄召鼎會固原提督雷正綰赴援。軍抵牛頭山，山峽狹隘，為金積堡第一門戶，賊恃為天險，鼎力攻拔之，連下數十壘。復攻馬家堡，環圍三面，缺其一，設伏以待。賊果由缺處遁，伏發，賊大敗。進傅金積堡，盡毀附近小壘，師集堡下，晝夜環攻，遂克之。化隆父子伏誅，餘黨悉平。以功賞黃馬褂。十三年，移防陝北，旋丁父憂，詔奪情留軍中。光緒二年六月，部將湯秉勳以不給四川咨文之嫌，突起刺之，遂卒於軍。

鼎治軍素嚴，在防所招集流亡，開墾荒蕪，修濬堡渠，興學課士，得軍民心。其屯軍漢中也，曲阜孔廣銘落拓廢寺中，鼎軍行經其寺，睹廣銘題壁詩，異之，召與語，叩所學，大悅，遂延入幕。鼎軍所鄉有功，半廣銘策也。

陳源兗，字岱雲，湖南茶陵州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改翰林，授編修，旋授江西吉安府。先是源兗妻易氏以源兗遘疾幾殆，籲天原以身代，刲臂和藥飲源兗，源兗以愈，易氏旋病卒。同鄉公舉孝婦，請旌於朝。源兗適召對，宣宗垂詢及之，遂有是命。以迴避原籍調廣信，母故，去任。服闋，簡放安徽遺缺知府，補池州。

咸豐三年，粵匪自桐城竄撲廬州，巡撫江忠源檄源兗赴廬協守，賊架雲梯薄城而登，源兗守大東門，屢卻之。賊复穴威武門為隧道，伏地雷，官軍迎掘之。尋水西門地雷發，轟塌城垣數丈，急搶築，城卒完。時陝甘總督舒興阿奉命統兵萬五千人來援，屢戰不利，賊連日攻益急，城中餉乏兵疲。十二月，賊复穴水西門隧道攻入，源兗自東城馳救，至則江忠源已戰歿，遂赴文廟自經死。先嘗與所親謁文廟，徘徊庭樹，謂「事亟吾且死此，以無負先師殺身成仁」之訓，蓋死志素定雲。

瑞春，字慰農，姓鄂濟氏，蒙古正藍旗人。由筆帖式洊升理藩院郎中、軍機章京，擢湖州府知府。治尚寬平，有瑞佛之稱。湖城危急，與副將鄂爾霍巴、郡紳趙景賢激勵軍民，嬰城固守。景賢主湖郡鄉團，多專擅，瑞春無所忤，嘗曰：「趙兵睢陽之儔，我其為許遠乎？」城陷，西門火起，朝服升堂，賊至脅降，大罵不屈，被害。母章佳氏及妻、妾、二子、子婦皆死於難。

鄂爾霍巴，字斐堂，滿洲正白旗人。起家侍衛，出為湖州協副將。湖州初次解圍，上守城功，鄂爾霍巴以屬邑失守自劾，時論偉之。餉糧久匱，困甚，以衣物質錢自給。每圍

急，身出巡城，而閉妻子於後堂，外環火藥，戒家人曰：「有不測，即舉火，無污賊！」如是者屢矣。及城陷，在北城督戰，策馬回署，則賊已入廳事。手燃火繩，藥發，闔家轟死。

時署烏程縣事者為許承岳。承岳，字柱山，湖南寧鄉人。由縣丞擢署縣事，誓與瑞春死守。千總熊得勝以搜米擾民，涕泣阻之，得勝開東門降賊。承岳即騎馬歸署，手刃二女，自縊於官所，妾錢氏從死。

潘錦芳，湖州人。城圍久，趙景賢以江蘇巡撫駐軍上海，作血書乞援，募能犯圍出者。錦芳時老病，家亦賣酒小康，獨激於義憤，請行，　展轉得達。議以鬆江提督曾秉忠率水師絕太湖而西，為外內合攻計。湖賈之在上海者，且聚貲鉅萬餉之。行有日矣，有尼之者，中變，錦芳流涕曰：「老夫出城時，糧將罄矣。兵一日兩粥，民食草根樹皮，空巷敝廬，死亡枕藉。其倖存者，數老夫之行，旦暮待援，懼不相及。城外賊如麻，登高叫呼，兵則憑堞應答，岌岌將為變。鄉人之賈於此者，念在圍親屬，其愁迫何如？獨恨水師無翼而飛耳。彼尼之者，何不仁乎？嗚呼！吾不復見趙公矣。」抵案大呼，嘔血以死。

廖宗元，字梓臣，湖南寧鄉人。道光二十年進士，以知縣分浙江，任仙居、德清等縣，有能名。權歸安，粵逆自廣德進窺湖州，宗元建議：「湖州四面阻山，有險足恃，且城多富室，粟芻無虞。今寧國雖潰，營將田宗升、楊國正皆宗元鄉人，若給以糗糧，可使為我固守。」知府從其言，悉以防務屬之。賊至，出擊。賊知有備，引去。會蘇、常、杭、嘉諸府相繼陷，賊复擾湖。道員蕭翰慶陣亡，宗元收其潰卒，入城餉之。明日出戰，大捷，賊敗走。有以蜚語上聞者，解任聽勘，事得白。

會偽忠王李秀成陷金華、處、嚴諸府，浙撫王有齡因檄宗元署紹興府。時浦江、義烏、東陽皆不守，紹興戒嚴。既受篆，議調外江砲船入內港，勿為賊有；議設水柵，以斷賊道；請徵團防勇丁入城：均為在籍團練大臣王履謙所阻。九月，宗元令營將何炳謙率水師出擊，戰歿，敗卒歸伍。富紳張存浩等挾捐輸之嫌，誣其通賊，毆　傷宗元，履謙置不問。賊果由浦江入諸暨，奪外江砲船，渡臨浦，陷蕭山，以撲紹興。履謙率姚勇走上虞，有開門迎賊者，城遂陷。宗元朝服坐公堂，罵賊不屈，死之。詔以：「宗元力籌防守，嚴催富戶捐輸，致被富紳張存浩等誣毆，旋复禦賊捐軀，城亡與亡。實屬大節凜然，深堪嘉憫。照知府例優議給卹，並於死所祠祀，以彰忠藎。」給世職。

劉體舒，字云岩，雲南景東廳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用知縣，分直隸，授廣宗。二十一年，揀發廣西，署養利知州，除融縣。進直隸州知州，授鬱林。咸豐四年，權潯州府事。時艇賊梁培友、大口昌縱橫水面，聞體舒至，就撫，已而叛去。糾貴縣賊趙洪、李七等眾數千犯郡城，體舒督兵登陴守禦，更番出擊，分兵截歸路。戰西關，擒斬千七百餘級，賊遁。追至河邊，毀賊船數十，餘匪仍退據貴縣。巡撫勞崇光奏薦堪勝道府任，進知府，尋授思恩，權潯州如故。

五年，廣東賊季文茂等溯江西上，犯潯州，培友等與之合，賊萬餘，晝夜環攻，絕城中運道。七月，穴地攻小南門，陷其郛，賊蟻附上。官軍奮擊，矢石雨下，斃賊數百，體舒血書乞援。八月，按察使張敬修、參將尹達章自平南督水師至石嘴，戰失利。賊訶知糧盡援絕，攻益急，官軍飢疲不能拒，城陷。體舒暨桂平知縣李慶福、卸縣事舒樺均被執不屈，死。經歷宣元烺自縊，典史沈廉赴水死。體舒贈太僕寺卿銜，賞世職，慶福等賜卹有差。

李保衡，浙江會稽人。由訓導捐同知，分貴州。同治元年，署普定縣知縣。時貞豐回匪陷歸化，延及縣屬白岩、沙子溝，擊敗之。粵賊偪安順，保衡籌防，獲間諜，得賊情，豫為備，賊不得逞。賊何二竄擾，又督團兵兜擊，殲賊數百，境賴以安。三年，調署鎮寧州知州，明年，署興義府知府，時回酋金阿渾據新城，陽反正，陰蓄髮，懷異志。保衡率敢死士數十，徑抵城下，呼之出，示以威信，阿渾感服，薙發就撫。降酋馬忠署安義游擊，擁兵驕恣，侵知府權，縱部卒虐民。保衡規之曰：「既反正，當圖晚蓋，奈何若此？」忠為斂跡。流亡歸集數百戶，總督勞崇光疏薦保衡政聲卓著，擢知府。丁父憂，奏請奪情留任。

五年，以貞豐回匪馬衝負隅，檄都司熊忠、守備劉萬勝等進剿。賊分股來拒，進踞距城三十里八達地方，與普坪黑夷王罰傭句結，保衡督忠等設伏截擊，斬馘無算。萬勝亦擊退頂廟賊，合師攻八達。罰傭勢蹙，詐降於忠。忠將至新城受降，保衡力阻，不聽，竟遇害。聞變，亟調興義、普安團練御之。未至，賊偪城下，保衡登陴固守，或勸以「勢急徒守無益，盍逆師境上為兩全計」。保衡曰：「臣子之義，城亡與亡，吾知效死勿去，他非所知也！」三月，忠部降卒與賊通，城陷。保衡巷戰，手刃多賊，力竭被執，罵賊不屈，受鱗傷死。屬紳劉官禮等以重金募人覓其骸，越二年始獲葬。署經歷徐海、州同李善鬥同遇難。詔贈道員，祠祀興義，海、善鬥附祀。

淡樹琪，四川廣安州人。咸豐六年，以知府候補雲南。先是雲南各郡縣漢、回相殺，回

人據大理諸州縣。樹琪至滇境，聞變，遣家屬還，間道至省城。次日，城門晝閉，得奸人托福、托壽，搜其家，旗幟刀矛咸具。事既洩，諸回不自安。漢人聞回人之欲相殘也，為先發計，一呼而眾合，城內外火光殺聲兩日不絕。初，樹琪以部曹出守貴州，苗匪亂，辦賊有聲。大吏就問計，樹琪因乘間說曰：「漢、回相仇久矣，直漢者曰回曲，直回者曰漢曲，兩直不相下，是助之攻也。今日之事，誠宜兩曲之，以蓄謀曲回，而以擅殺曲漢。然後宣布天子威德，示禍福利害，使各愛其身家，亂庶幾止。」又請設勸捐籌餉局，不十日，軍民輸錢米者十餘萬，省城事稍定。

各郡縣告急，警報迭至，大吏卒遣樹琪及副將謝周綺防堵碧雞關，屬以練勇三千人。樹琪視所屬練勇不習戰，餉又不能持久，不得已至關。關去城三十里，地狹不能布眾，乃去關八里硃家祠屯駐。時亂回據彩鳳山下，左曰三家村、曰二里坡，皆賊窟，其右則昆陽、安陵地。大吏責樹琪辦賊，樹琪使練目熊載攻三家村，從九品周廷軫攻二里坡，周文舉具船五十號攻賊前，其右則委之安陵州牧，剋日逼賊巢。至日，樹琪與周綺整隊據彩鳳山頂。辰、巳交，大霧滿山谷，數武外不可辨。左右或勸且收隊，樹琪歎曰：「督戰方急，而諸路兵又分遣，軍令不得失期，今日但有戰耳。」揮隊下山，俄報左路敗，載與廷軫死，樹琪軍遽潰。周綺先走，樹琪據嶺畔一大松立，僕何彬、李秉、劉喜、楊紳皆有力能戰，無何，三僕戰死。紳持矛擁樹琪，樹琪據地呼殺不絕聲，賊從後砍紳墜嶺下，樹琪旋遇害。時六月二十六日，距至雲南僅七十餘日。事聞，贈太僕寺卿。

褚汝航，字一帆，江蘇吳縣人，或曰廣東人。道光二十八年，捐職布政司經歷，發廣西。粵匪倡亂，汝航於金田及新墟等處剿擊出力，累功擢知府。應曾國藩招，至湖南，與夏鑾督造戰艦，練水軍。咸豐四年，率所部复岳州，复湘潭。賊犯城陵磯，汝航偕鑾分路進擊，奪賊前船，殪偽丞相汪得勝等，追殲殆盡。捷聞，以道員選用。尋賊由擂鼓台上竄，汝航督兵迎擊，敗之。賊復以船伏城陵磯，夾洲為誘敵計。汝航　　偕鑾暨都司楊載福等督兵直偪城陵磯，賊眾未及抄截，被水陸官軍分途擊潰，夾洲泊船亦被毀。以汝航膽力俱壯，奏獎鹽運使銜。嗣統師船於下游一帶與總兵陳輝龍等水師排陣合攻，多所殲斃，並火其舟。其時群賊下竄，風逆船膠，賊艘复集，官軍陷入重圍，輝龍及游擊沙鎮邦等俱陣歿。汝航　　等督軍馳救，均被鉅創，死之。汝航　　條理精密，為國藩所重，及死，尤痛惜焉。

輝龍，廣東吳川人。國藩定水師勦賊策，輝龍實先以廣東兵船從。城陵磯之役，自乘拖罟船先發，而汝航繼之。死事上聞，賜謚壯勇。

夏鑾，字鳴之，江蘇上元人。以附生從九品發廣西。盜匪陳亞貴滋事，鑾捐貲募勇在荔浦、修仁防剿，保府經歷。與汝航治水軍，凡器械之屬及營製，多鑾手定。同复岳州，同复湘潭，歷保府同知。城陵磯之役，汝航統師船進擊，鑾於陸路設伏互應。進剿至白螺磯蘆葦中，賊眾复集，鑾手刃數賊，躍入水中，死之。諸生何南青同戰歿，事聞，均賜卹如例。

儲玫躬，字石友，湖南靖州人。廩生。少有大志，讀書喜講求營陣攻擊之法，嘗於本籍擒治傳習左道倡亂者。道光二十九年，土匪李沅發作亂，踞新寧縣城，玫躬督鄉勇從間道馳截要隘，助官軍討平之，敘功以訓導即選。咸豐三年，選授武陵縣訓導，江西泰和縣土匪闌入茶陵州，巡撫駱秉章檄令募勇討賊。八月，賊竄安仁縣，玫躬偕把總張大楷往援，遇賊於安仁、酃縣交界地，與酃縣團勇合力兜剿，大敗之。常寧土匪圍攻藍山縣城六晝夜，玫躬复偕縣丞王珍等會剿，陣斬六百餘名，賊潰，藍山以全。移剿股匪於道州四眼橋，玫躬繼各營至，逼賊而陣，奮擊敗之，追殲殆盡。玫躬為偏將，兵不滿五百，未嘗出境與大寇戰，馳逐衡、永、郴、桂間者，先後凡三年。粵匪竄擾湖南，逼省城，曾國藩在籍督辦團練，檄玫躬等各統所部遏之。

四年正月，賊攻寧鄉縣，玫躬偕候選同知趙煥聯往援，遂冒雪夜發，身先馳之。抵縣南門，城已破，賊正縱火焚掠。玫躬率勇目喻西林、文生楊英華等奮力奪西門入，轉戰城南北，賊屍填街市。悍賊橫截之，复挺矛入賊隊。圍數匝，身被十餘槍，力竭，與西林、英華等同歿於陣。國藩疏以「玫躬寧鄉一戰，以五百勇敵賊三千，斬馘數百，我兵喪亡止十八名，賊氣奪夜竄，寧鄉卒得保全，合邑感激，欲為建祠。藍山、道州戰績，擬保同知直隸州，撫臣未及匯奏，不料遽爾捐軀，請照進秩議卹。」詔進贈道員，謚忠壯。湖南巡撫駱秉章立忠義專祠，祀安徽巡撫江忠源等，復請以玫躬附祀，從之。

李杏春，字石仙，湖南湘鄉人。少工製藝，神清體弱，而膽識過人。由廩生投效軍營，以功用訓導。咸豐四年，隨寧紹台道羅澤南軍。義寧州之戰，與縣丞蔣益澧率兵數百，當賊黨七八千。杏春直馳中路，賊潰走，諸軍追殺十餘裡，斃賊六百人。复戰鼇嶺，賊多墜崖死。乘勝偪西門，與各軍環攻，克之。至是累功進同知直隸州，進剿湖北通城，督兵攻西北，澤南自將中軍繼之，斃悍賊數十。賊狂奔入城，諸軍疾躡之，奪門入，立復縣城。賊竄蒲圻，杏春敗之道口。賊踞梯木山，率眾攀藤上，焚其巢。

逆首石達開率大股來援，官軍分三路應之，杏春當右路松林之賊，躍馬登山，整隊以待。賊洶湧麕至，官軍突前擊之，斬執旗悍賊酋十餘人，餘眾驚走。明日，賊眾二萬來犯，

眾議退師，杏春不可，曰：「大軍在後，退則全軍奪氣。」與參將彭三元扼要堵禦，鏖戰五時，斬馘數百。咸寧賊悉眾來援，崇陽土匪響應，眾數万，圍營三匝。杏春與三元分路馳突，相持兩時許，砲下如雨，三元戰死。杏春勒馬回救，麾下勸之走，弗從，曰：「彭參將死，我何忍獨生？」馳入賊陣，手刃悍賊一人而死。贈知府銜，附祀塔齊布專祠。

硃善寶，字子玉，浙江平湖人。由監生入貲為州判，剿海州、徐州匪，保同知，署江寧府督糧同知。咸豐十年，隨總督何桂清駐常州，江南大營陷，常州大震，桂清以守禦事悉任善寶。既，賊陷丹陽，桂清遁，欽差大臣和春亦走無錫，提督張玉良收潰卒營城外，亦戰敗。賊從奔牛鎮來犯，城兵千餘，旦夕垂破。善寶以常州為蘇、浙門戶，常州不守，則蘇、浙瓦解，卒不去。賦絕命詩以見志，與通判岳昌勵眾登陴，殺賊千計。賊麕至，攻益力，城陷，戰青果巷，被十餘創，死之。卹世職。

莊裕崧，陽湖人。以監生輸餉獎通判，銓四川。佐駐藏幫辦大臣恩慶治里塘夷務，晉直隸州知州。初，裕崧幕遊蜀，至是例迴避，恩慶疏留辦善後。藏事畢，改省甘肅。同治元年，補鹽茶廳同知，廉慎自持，諳練政治。 廳屬回目王大桂等以平遠回揚言漢民傳帖約期滅教，轉相煽惑，於是群回驚疑，謀起事。裕崧與涼州鎮總兵萬年新馳赴秦家灣敵營，曉以禍福，責以大義，回眾跪道左，咸聽命。裕崧等領赴固原，遣員分赴各莊，回戶皆就撫。獨臣賊馬彪、馬新成等抗拒不服，大桂立殺之，繇是無一敢抗者，事遂定。其年秋，循化、巴燕戎格撒拉回族時出攻剽，分擾西寧、碾伯、隆德、河州，居民苦之。裕崧奉檄與諸軍分道進擊，戰屢捷。撒回勢蹙，相率歸命。

二年，護理總督恩麟狀其績，晉知府。俄而固原回楊大娃子等犯鹽茶廳，年新戰失利，直逼廳城，裕崧率文武登陴固守踰月。賊力攻，內奸啟西門，遂長驅入。裕崧率團丁巷戰，矢盡糧絕，被執，擁至禮拜寺，百計威脅，詈賊不屈，遂及於難。前都司高如岡、照磨胡敉皆戰死。賊入署，執幕友四川舉人易舉索印，拒不與，並家丁李暢等十一人同時被殺。

年新，湖南人。固原失陷，馳往查辦，賊偽乞降，率眾潛至襲擊，為所執，不屈，死之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4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